

医学界证实人死其神识不死

文/岳芸

亲自陪伴上千人面对死亡，并且搜集来自世界各地两万个濒死体验之例，库柏勒-罗丝医生确信，在人死了之后生命仍有延续，因为神识是不死的。

于2006年5月中出版的《琉璃光》季刊，首篇文章谈“濒死经验与死后沟通的研究结论：神识是不死的”，根据库柏勒-罗丝医生(Elisabeth Kubler-Ross, MD, 1926~2004)的研究，很多人在濒死经历中见到已死的亲人。

譬如有一次，她陪伴一位因为全家遭遇车祸而受重伤的小孩，临死时小孩变得平静安详，她问小孩有什么感受，小孩说：“一切都好，妈妈与彼得(哥哥)已在旁等候。”小孩不知道妈妈已死，连库柏勒-罗丝医生也不知道彼得死于十分钟前。

库柏勒-罗丝医生发现死亡过程有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神识离开身体，没有脑波，心电图呈现死亡状态；然后就进入第二阶段，没有时空限制，可依心念立即到任何地方，盲人在这个阶段可看得见，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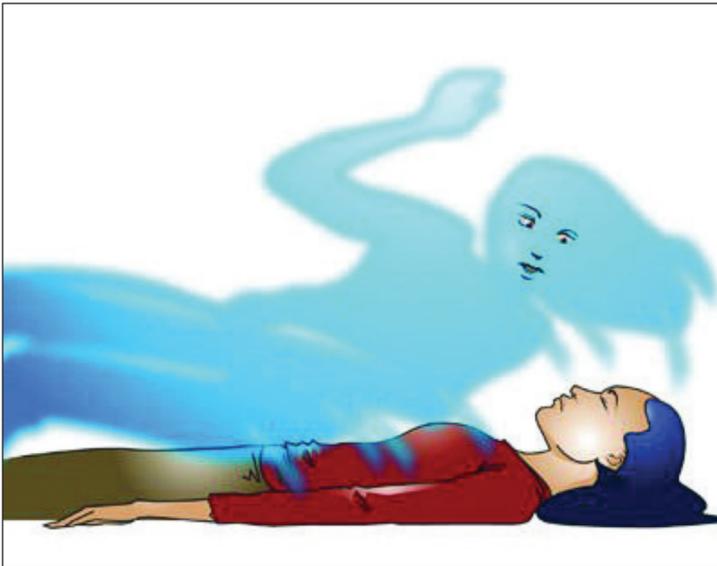
巴可说话，聋子可听得见。第三阶段是超时空的回顾一生，地球上的时间也许几秒或几分钟，而心识的感受是多重的。

随后又有许多医生研究死亡与濒死案例，都可与库柏勒-罗丝医生的发现相印证，其中受瞩目的是心脏科专家范拉曼尔医生(Pim Van Lommel)，他在荷兰十家医院以344个心脏休克抢救回来的病人为研究对象，发现18%有濒死经验。

这些有濒死经验的人里，30%有经过隧道的感觉，看到了天堂景象或遇到亲人，25%有离开身体的感觉，与“光”沟通或看到彩光，13%有回顾一生的体验。

有濒死体验的人，其体验对往后人生观起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康涅狄克大学瑞恩(Kenneth Ring)博士总结出12项，诸如：(1)珍惜生命的一切，包括平凡的经验。(2)不再追求物质生活，知道那是虚假的。(3)失去竞争的意愿，关怀更重要。(4)灵性上不断的自我提升。(5)相信死后生命会延续。(6)相信宇宙中有超然的力量，有些人称为“神”或“光”。

《琉璃光》季刊在本文里引



用库柏勒-罗丝医生的著作《论死后的生命》(On Life after Death)，其实出版于1991年，该刊撰写这篇探讨濒死体验的用意，是因为受到西方许多这类案例的启发，想藉此来搜集中国文化中的濒死经验，或死后与亲人、朋友直接沟通的例子。

《论死后的生命》这本原著只有96页，尽管已出版15年，在亚

马逊网路书店上至今仍然不乏有读者给五颗星的好评。全书包括四篇论文，分别是“活着与濒死”(Living and Dying, 1982)、“死亡并不存在”(Death Does Not Exist, 1977)、“生命、死亡、死后的生命”(Life, Death, and Life After Death, 1980)、“父母之死”(Death of a Parent, 1991)。

明慧网曾经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濒死体验的研究——《打开生死之门探索灵魂奥秘》，共有十三篇。在第一篇专文提到，绝大多数濒死体验者都说他们感受到和平与快乐，而非痛苦与折磨。但也不完全如此，《天堂印象——100个死后生还者的口述故事》记载一位叫海德勒的德国警察局长对人冷漠粗暴，在濒死体验中看到自己被许多贪婪丑陋的灵魂包围着，其中一个灵魂张着血盆大口扑上来要咬他。

《琉璃光》季刊在文末以库柏勒-罗丝医生的看法为结尾：一旦人们了解到在死时需要为生前所做的一切负责，那么，人们在世时将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。

与濒死体验相关的轮回，在佛家及中国民间是广为认可的，西方社会也有不少研究。越来越多的濒死体验实例，越来越深入的研究成果，使那些乐于怀疑的人，更难把濒死体验的事实一笔抹煞了。濒死体验研究为我们揭示的不只是现象，更重要的是现象所昭示的思维方法和研究路径；它为我们打开的不仅是死后世界之门，更是意识、生活、生命之门。

人体飘浮之谜

在印度北方的边远山区纳米罗尔村，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名叫巴亚·米切尔。他修炼瑜珈功有40多年了，据说他的身体能在山林上空飘浮，如同仙人。美国物理学家卡莱曼思教授曾在印度各地多年，他决定去拜访这位“超人”。和他同行的有印度著名的生物学家辛格·米巴尔教授、人体形功能学者雷曼尔博士及美国《科学与生活》杂志的记者等。纳米罗尔村地处边远山区，道路艰险，人们要骑马、步行十多天才能到达。这里几乎与世隔绝。

卡莱曼思教授一行人到达后，拜会了巴亚·米切尔。这位老人长着浓密而长的银色头发、胡子，浓眉下的锐利眼神，俨然一副哲学家的风度。他能讲一口流利、纯正的英语。当卡莱曼思教授问巴亚·米切尔能否展示一下“超人”的功能，飘浮上天空时，老人马上答应：“可以。”并请众人在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时，在他独自居住的茅舍门前观看。

第二天一早，卡莱曼思教授等人聚集在茅舍门前，架起了录像机及各种探测仪。巴亚·米切尔盘腿坐在门前的一块薄毯上，闭目养神。人们的目光、录像机镜头、各种探测仪全集中在米切尔身上。大约在2~3分钟之后，只见他身体轻轻上升，约升到10米高时，他改变了盘腿的姿势，伸出双臂，如同鸟儿的翅膀，开始旋转飞翔。浮在半

空中的米切尔像进入浑然的忘我状态。

这一情景真令人目瞪口呆。大约在空中飘浮了30分钟左右，米切尔的身体开始摇动，接着以水平状态慢慢降下。录像机拍摄了他在空中的每一个角度。米切尔落地以后，几位科学家发现：他身体变得非常柔软，像棉花一样。当米切尔慢慢升空时，探测仪已测出从他身上喷发出一股气流把他托起。80公斤体重的人升空需要相当大的能量，这股气流和能量是从何而来的呢？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。

美国《科学与生活》杂志记者史密斯，目睹了现实生活中的真正“超人”后，心中无比振奋，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史密斯提出：用重金聘请巴亚·米切尔去美国作表演。

巴亚·米切尔很有礼貌地回绝重金之聘。他说：“我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，练瑜珈功有40年了。在这深山丛林中安静地生活，对金钱、名利早已淡泊了……”当几位科学家问他是如何练成这奇妙的功夫时，巴亚·米切尔很认真地回答：“这必须经过严格的精神训练，才能学到这门技巧，而肉体上的训练更为艰辛。只有精神高度集中，才能将人体内潜藏的巨大‘魔力’解放出来……”这些话，并不能解除科学家们心里的疑问，人体内潜藏的“魔力”到底是什么？是如何突破物理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

的？关于人体在空中飘浮，卡莱曼思教授和印度的几位科学家发现：在印度的古书——《佛经》上早有记载：早在2千年前，佛教的高僧们就能毫不费力地飞向天空，他们将空中所看到的景色，绘成巨画。印度考古学家们曾发现一幅巨大的石雕，它绘制的是印度2千年前恒河流域的曼达尔平原景色，完全是以高空鸟瞰角度绘制的。当时没有直升飞机，人们怎样从高空来绘制的呢？科学家们一直把印度古《佛经》中的记载当做神话，如今他们亲眼目睹了人体飘浮升空，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。

印度的物理学家辛格·瓦杰巴博士观察、研究人体飘浮术多年，也接触过几位有此功能的人。令他奇怪的是这些人都隐居在深山大洋之中，从不愿展示自己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他们的行为方式及逻辑思维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，如果他们讲解此功是如何练成的就更困难了。瓦杰巴博士曾用几种现代物理探测仪器来探测其中的微妙，均无结果。越研究越感到这是奇妙的神话，令人难以理解。

当今有许多人不抱偏见、敞开心胸的去观察和研究“特异功能现象”，结果发现有许多是真实的存在现象，从而走上了更深入了解人体科学之谜、探索宇宙真理之路，这是他们的福份。

黄良犹未熟 一梦到华肴

八仙之一吕洞宾，名岩，字洞宾，自号「纯阳子」。唐京兆府（今陕西省长安县）人。曾以进士授县令。他的母亲要生他的时候，屋里异香扑鼻，空中仙乐阵阵，一只白鹤自天而下，飞入他母亲的帐中就消失。

吕洞宾果然气度不凡，自小聪明过人，日记万言，过目成诵，出口成章，长大后「身長八尺二寸，喜顶华阳巾，衣黄襦衫，系一皂裤，状类张子房，二十不娶。」当在襁褓时，马祖见到就说：「此儿骨相不凡，自市风尘物处。他时遇卢则居，见钟则扣，留心记取。」

后来吕洞宾游庐山，遇火龙真人，传授天遁剑法。六十四岁时，游长安，在酒肆遇见一位羽士青一白袍，在墙壁上题诗，吕洞宾见他状貌奇古，诗意飘逸，问他姓名。羽士说：「我是云房先生。居于终南山鹤岭，你想跟我一起去吗？」吕洞宾凡心未已，没有答应。这位云房先生就是「钟

离权」。

到了晚上，钟离权和吕洞宾一同留宿在酒肆中。云房先生独自为他做饭，这时吕洞宾睡着了，他梦见自己状元及第，官场得意，子孙满堂，极尽荣华。忽然获重罪，家产被没收，妻离子散，到老后了然一身，穷苦潦倒，独自站在风雪中发抖，刚要叹息，突然梦醒，钟离权的饭还没熟，于是钟离权题诗一首「黄良犹未熟，一梦到华肴。」

吕洞宾惊道：「难道先生知道我的梦？」钟离权道：「你刚才的梦，生沉万态，荣辱千端，五十岁如一刹那呀！得到的不值得欢喜，失去的也不值得悲，人生就像一场梦。」于是吕洞宾下决心和钟离权学道，并经「十试」的考验，钟离权授他道法。

吕洞宾被全真教奉为北方五祖之一（王玄甫，吕洞宾，刘操，王重阳），世称吕祖、纯阳祖师，吕洞宾在八仙中最为出名，有关他的传说很多。（转载自正见网）



人类基因库解序对进化论的挑战

文/田意

人类基因库解序的最主要的结论之一：在人类基因库中有113个基因和细菌(原核细胞)的高度近似，可能是细菌的同源基因。提示了这113个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，从细菌向脊椎动物水平转移(1)。有趣的是，介于细菌和脊椎动物之间的非脊椎动物的真核细胞系，其中包括软体动物，果蝇，真菌，和植物，根本就没有这113个

基因。这一发现完全推翻了物种进化中的基因水平转移这一假说。

剩下另一种可能的解释：进化中的基因丢失(2)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当生物进化到脊椎动物前时，以上那四种物种：软体动物，果蝇，真菌，和植物，不知何故丢失了这113个基因，但在进化到脊椎动物时，这113个基因又莫名其妙的重新再现。

严格地说，后一种解释更不可能。因为，这一说法违背了进化论

的“用进废退”的基本原则。如果说这113个基因并非必不可少，那么在进化中丢失后又有什么必要重新再现在脊椎动物(甚至高达人类)的基因库中？如果说这113个基因至关重要，为什么又会在进化的过程中丢失？

这113个基因在原核细胞，非脊椎的真核细胞系，及脊椎动物基因库中的表现，违背了进化论的基本原则，是生物进化论的疑点。